

第一章 緒論

「父職」議題何以受到學者關注？隨時代變遷及文化演變，如何反應父職議題的重要性？社會大眾為何釋出期望父親是「負責任」親職的訊息？何以選定軍職父親為對象進行父職意涵之探究？皆是本章欲說明的內容。本章共分二節，旨在敘述本研究緣由。首先闡述本研究問題背景及研究動機，強調本研究的重要性，說明研究目的，鋪陳本研究期望之研究成果。其次定義本研究之主要關鍵名詞。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促使本研究選定軍職父親為對象以探究父職意涵的背景與動機，茲分成四部分說明如下：

一、父職議題的重要性

親職教育一直都是家庭教育或家庭生活教育的重點。在家庭相關研究中較少以男性為探討的主角（Lewis & Salt, 1985），親職教育自然也不例外。「父親不是主要子女照顧者」的親職角色文化（林惠雅，1999），導致過去有關親職教育的研究中所探討的對象多半以母親為主，這個領域幾乎可說是充滿「母職」教育的色彩，淡化了去關注父親在家務中的角色意義。既使過去許多學者肯定父親對家庭及孩子發展的重要性（Bombly, 1951, 引自 Lamb, 2000; King & Heard, 1999; Parsons, 引自徐綺穗，2000），如父親缺席（father-absence）影響了孩子的學習成就、孩子有較高輟學率、較容易發生未婚生育（Amato, 1994，引自李美慧，2003），但是受到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影響，致使過去有關父職的話題，無論在一般民眾生活或是學術討論中只被關心到如何賺錢養家，對孩子發展的影響層面卻較少被提及（Copenhaver & Eisler, 2000）這種父親在心理學文獻上的缺席，卻造成了母親成為背負「影響孩子發展、適應與心理健康」責任的

首要人物,形成特有的「怪罪母親(mother-blaming)」現象(王大維,2000)。

然而台灣婦女勞動人口近年來持續增加,已婚婦女的勞動人口中,有孩子的已婚婦女比率更高於沒有孩子者(王雅各,1999,引自小曙,1999),顯示母親有工作漸成普遍現象。當母親投入市場分擔家計、貢獻經濟後,空出的親職時間與工作該如何補強,才不會影響孩子的發展,演變出更多的社會問題?尤其許多研究顯示父親參與家務與育兒的比例依然偏低的現況,究竟父親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應扮演哪種角色才是合宜的?應加以關注!

女性主義學者對於家庭研究的關注(Thompson & Walker, 1995),也引發關於父職議題的討論。當瑞典女性主義學者提出應阻斷女性做家庭主婦之路,而男人則應被鼓勵回家育兒、做家事的主張後,女性主義所強調的性別平權意識逐漸成為社會共識(劉毓秀,1999),女性主義學者無法接受「母職」是天職的說法(刁筱華,1996),認為以母職代替親職是文化中壓迫女性、默許男權的根源(Dinnerstein, 1977,引自陳惠娟與郭丁熒,1998)。女性主義學者們主張女性參與公領域走入職場時,也要求男性應增加對私領域的投入,扮演操持家務、照顧子女的家庭角色。換言之,男女兩性在家中的傳統性別分工逐漸發生變化,「重母職、輕父職」的親職文化漸漸不適用於現代家庭中。

由前述可知,重視父職不僅是因為婦運與婦研工作者對傳統父親角色的質疑,也因為現今婚姻與家庭所延伸的子女需求與管教問題,迫使男人必須參與更多的家庭責任(謝臥龍,2000)。洪久賢(2001)更指出發展多元化的父職是現代家庭生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可見從學術的理論點或是社會發展需要的觀點都提醒我們必須重視父親的角色及其對家庭的影響。

二、「父職意涵」需要被界定

國內外學者都關注如何促使父親盡責的問題,即所謂負責任的父職(responsible fatherhood),然對於有關負責任的父職應是何種面貌則眾說紛紜。王雅各表示因不同文化、不同環境、不同時間、不同歷史階段,使父職在近數十年來產生不同的變相展現(王雅各,1999,引自小曙,1999)。父親向來給人嚴厲、冷漠的印象,在角色扮演上多屬於工具性的角色為主

(劉秀娟, 1997), 傳統教育中將男性教育成工具性的行為取向, 讓父親成為理性的且扮演著管人和說理的權威角色, 和子女間有著一個無法跨越的鴻溝(朱瑞玲, 1996, 引自洪久賢, 2001), 父職顯然很需要改進。

過去父親的角色是賺錢養活一家大小, 但是這樣的父職內涵並不適用於現代社會(Lewis & Salt, 1985)。傳統「賺錢養家」的父職意涵漸漸不被大眾所接受, 現代民眾期望的父職是希望他們投入較多的情感成份, 不要停留在只是一座家庭的提款機的層次(王浩威, 1999)。那麼該用哪種標準解讀父職是盡責的? Peterson & Steinmetz (2000) 發現近年來的父職研究漸朝向質化的角度發展, 也慢慢與母職研究相互對照。為何要以母職作為父職的參照標準? 是習慣性的思維? 是因為提出要求的多半是母親? 還是認為父職應等同母職才是有利於子女個體發展的親職模式? 似乎對照夫妻觀點的可能會提供一些解答。因而促使本研究選取夫妻配對的模式。

三、「軍職父親」之父職有其特殊性

根據國內外父職研究, 發現較具有「新養育性父職 (new nurturant father)」的爸爸們, 多屬於教育程度較高、親職意願較強, 並須要與孩子有較多的相處時間(魏秀珍, 2002)。研究資料顯示: 被稱許具有較強親職意願的「新好爸爸」們, 除了有較高的教育程度特色外, 也是必須與孩子有較多相處時間, 顯然時間依然是個扮演稱職父親的重要條件, 有關父親失職的研究資料也都提到失職的父親很少與孩子相處。然而「時間」卻是某些職業類型父親最拿不出的籌碼, 職業軍人為其中之一。從研讀父職相關的資料中體認到成為盡責父親比盡責的母親面臨更多的阻礙, 而軍人因為職業的不利因素, 想成為盡職父親變得更困難!

軍職父親因職業特性迫使他們扮演「經常缺席」的家庭角色, 這對需要花時間經營的婚姻及家人關係來說並不是件有利的事。在許多的研究中都指出父親缺席經常與孩子負面的身心發展有關(Frank, 1992; Hillenbrand, 1976; Mackey & Mackey, 2003), 軍人因其職業特殊性無法長時間與孩子相處, 要如何避免落入必然失職的框架中? 在有限的時間中如何扮演父親角色? 又該以何指標來斷定他們的父職表現呢? 雖然我不能接受因為「相處時間少」作為軍人爸爸們無法表現稱職的理由, 但我也不能否認與孩子建立關係確實「需要時間」。我的生活經驗讓我體認到職業軍人相當需要

幫助才能經營家庭，針對父親角色的議題只是實踐個人想促進軍人家庭經營的目標第一步。

身為軍人子女的我，對於「看父親表情」過生活有深刻的體會，父親不怒而威的眼神是我們孩子行為的最高準則，「簡單及絕對服從式」的指導，似乎讓我們親子間總是有很遠的距離感。一直上了大學才在自己應用所學之家庭相關知識下，慢慢找到親近父親的方法，也漸能體會到爸爸的關愛。但是在我的生活經驗中，聽到許多軍人父親與子女關係疏離及緊張的例子。如果大膽套用現代許多親職教育原則來衡量這些軍人爸爸們與孩子間的互動，顯然他們是犯了親職教育的大忌—不僅沒有愛的鼓勵、更是嚴厲的嚇人。不禁納悶這些明明和孩子相處時間少的可憐的軍職爸爸，為何選用責罰多過親愛的方式履行父職呢？他們自覺父親的模樣該是如何？如果也是成為爸爸之後才開始學習如何當父親的，他們學習的依據又會是什麼？

在成為軍人妻子時並未強烈感受到軍人工作與家庭間的相互影響性；但是成為母親後隨著孩子的成長，愈發覺軍人處理親子關係的模式與從學術立場提出的合宜親職行為大大衝突，連帶影響家庭關係，同時也發現自己周圍認識的軍人家庭出現類似狀況--看見自己爸爸帶著軍人本色管教我們，體驗到軍職的外子習慣要求孩子服從，也發現弟弟會用帶兵原則規範孩子行為，這些軍人爸爸和孩子的距離好遠！自己從事家庭教育工作，能不能為自己的家庭做些努力？能不能為將近 10 萬名軍人的未來家庭做些什麼，讓成為軍人、軍人配偶及其他家人們找到適用於他們的家庭經營之道？本研究只是尋求前述解答的開始。

四、選用「生態系統理論」的適切性考量

生態系統概念是近年來最受重視的研究架構之一（謝秀芬，1998），由 Cornell University 的教授及心理學家 Urie Bronfenbrenner 在 1979 年提出，是解釋個體與環境互動最周全、最詳盡的學說（黃迺毓，1998）。「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說明個體發展的生態環境，強調發展來自個體與環境的互動，互動的模式不止於同層次的系統中，更包括多層環境中的交互作用，系統間彼此產生直接或間接的互動，各種互動的強度都會影響個體發展，此種強調個體發展是「受到複雜與多面向影響的」

論點與學者肯定父職是社會建構的觀點相當一致。當 Doherty, Kouneski & Erickson(1998)應用 Bronfenbrenner (1979) 提出的生態系統理論在解釋父職生態圖時，對父職研究的建構面向似乎提供一個具體而完整的思維模式，雖然擬定的模式圖並未完全對應 Bronfenbrenner (1979) 的理論精神（魏秀珍，2002），但已引發運用此模式進行父職研究確有其是適用性可行性的意義，因此本研究將以此理論作為本研究主要立論，用以分析本研究資料與呈現報告的佈局模式。

貳、研究目的

綜合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說明，本研究擬以從事軍職之父親為研究對象，採用夫妻配對方式，運用生態系統理論為研究架構，以探討軍職父親之父職意涵。一來試圖釐清軍職父親之父職意涵，以瞭解無法長時間與孩子共處的軍職父親們如何履行父職。其次想探知軍職父親如何建構其父職意涵，以軍人本身、軍人妻子及職業等作為三個分析面向，據以勾勒出軍職父親建構其父職意涵的不同系統間的機制與脈絡。本研究結果期待對於家庭與親職教育中的邊緣對象—父親，尤其是顯少被關注的軍職父親之角色扮演有更深入的了解外，也能作為提供相關單位在規劃適合軍職男性親職教育課程的參考，往達成政府推動全面性家庭教育的目的前進。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 一、瞭解軍職父親之父職意涵。
- 二、以生態系統理論架構探討軍職父親父職意涵之影響因素（包括軍人本身、軍人妻子、軍職環境三面向）。
- 三、以生態系統理論架構探討軍職父親父職意涵之各影響因素間（包括軍人本身、軍人妻子、軍職環境三面向）之互動關係。

第二節 名詞界定

本研究以軍職父親及父職意涵為研究重點，主要相關研究名詞之界定如下：

壹、軍職父親

「軍職」係以軍人為職業，為「職業軍人」之簡稱，「軍職父親」是指以軍人為職業之父親。軍人分不同兵種，職業型態亦隨之不同。為凸顯長時間不在家的職業特性，本研究排除上下班形式的軍職工作型態，選取駐防於部隊之職業軍人。研究指出陸軍是工作最勞苦，面臨最大工作與家庭衝突的職種（朱美珍，2002），故選擇陸軍職種之的軍人父親為研究對象。基於早期階段的親職是壓力最大，往往有較大親職需求（莫藜藜，1998），易有較深的親職印象（陳若琳、李青松，2000）。

鑑於前述，故本研究「軍職父親」是指陸軍、有長時間駐防部隊經驗、已婚並育有幼童階段（學齡前與學齡）子女之軍職父親。本研究中因為談及軍職父親的相對位置不同，有時會以「軍職先生」（相對於妻子角色）、「軍職爸爸」（等同於軍職父親的另一種用語）。至於「軍人家庭」則是包括軍職父親與其妻子的家庭通稱。

貳、父職意涵

所謂父職（fatherhood），在字典中解釋成「為人之父」的父道（林義男，1991），指當父親應有的樣子（the condition of being a father）（The American Heritage School Dictionary, 1972），感覺上很抽象而且範圍很大。究竟當父親該有什麼樣子，為人之父的道理是什麼，其實國內外學者因所根據理論之別或子女階段不同對父職意涵解讀略有差別，學者早期將父職實踐的角色形象僅粗分為工具性或情感性角色，演進到晚近採親職工作內容加以歸類，雖然討論焦點多半屬於父職外顯行為的部分，使用的相關詞

彙如「父職參與」、「父職實踐」、「父親角色表現」、「父職經驗」，不過研究的用語又參雜屬於價值觀的內在想法，即所謂的「信念」層次，可見父職意涵往往是涉及外顯與內在的層次。基本上國內以王叢桂（1997）根據研究所得擬出父職內涵，開始有明確的父職界定，包括有「教育子女」、提供「子女生活照顧」、規劃「子女前途發展」、提供「經濟支持」、表現「和諧關愛」等五面向的角色（引自黃慧森，2001）。

鑑於前述，本研究所指之「父職意涵」則指針對「父親職責角色」所持的信念與想法，能夠說明父職行為的原因，因此層面上包括外顯的行為及內在的想法。

參、生態系統理論

「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係指 Bronfenbrenner（1979）所提出解釋個體發展的理論，強調多重環境對個體行為發展的影響（黃迺毓，1998）。此論將影響個體的環境一與個體互動關係的強弱或是層面不同而分成四個層次，範圍由小至大分別為小系統（micro-system）、中間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大系統（macro-system）。其中小系統是指個體直接參與的生活環境，如：家庭；中間系統指兩種系統（可以相同層次，也可以不同層次）間的互動，互動的狀況也影響個體，如：家庭與學校間的互動情形影響孩子的學習興趣或是效果；外系統是因為透過個體直間接參與的小系統而發生作用的情況，如：孩子並未直接參與父親的工作環境，但是父親可能受到同事教養觀念的刺激，而影響了他們與孩子相處的方法，因此也就是間接影響了孩子的成長環境；大系統是層次最廣的階級，影響每個層次，最常指的是文化、價值觀、信仰等。